

〔清〕黎庶昌著 黎鐸 龍先緒 點校

黎庶昌全集

五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【清】黎庶昌著 黎鐸 龍先緒 點校

黎庶昌全集

五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冊目次

牂柯故事（卷十五至卷二十）	三〇〇一
宋本廣韻校札	三三三七
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	三三五九
黎星使讌集合編	三三八三

牂柯故事二

黎
鐸
點
校

牂柯故事卷十五 歷史烈女

宜娘，五代誠州刺史楊再思之妹，有武略。復有兄再興，曾與平諸苗。今黃平舊城南十里有宜娘壘，又曰宜娘坪，即其營處也。坪在山頂，可容萬人。耕者得古磚，細潤可硯。其下有宜娘井。《黔詩紀略》郭崇爵詩按

黃平州宜娘有武略，嘗領兵營於黃平。今城北有宜娘壘。《廣列女傳》引《貴州通志》：「宣當作宜。」楊道妻陳氏，遵義郡人。至元間，夫卒守節。致和元年，楊漢英上其事，詔表其門，封淑德安人。《遵義府志》

楊護妻田氏，永樂間，護自京歸，卒於途。田氏聞之，哭泣不食。暨柩至，自縊死。有司以聞，旌其門曰「貞烈」。《明統志》

貴陽劉芳名，子紹祥並諸生，穎敏，年不三十而死，芳名妻尤撫紹祥，紹祥妻羅撫子藩，俱自襁褓，備極荼苦，婦姑相繼，皓首完貞。有司榜其門，曰「一門雙節」。《黔詩紀略》

越淳，貴州宣慰司人。正統六年舉人，授訓導，旋卒。妻張氏年才二十三，無子，苦節，爲淳立後，又二十年卒，葬淳墓側。明年，梅生其冢上，作花皆並蒂，鄉人目爲梅花冢，一時題詠甚衆。子元後淳百餘年，蓋猶有圖畫留傳也。《黔詩紀略》劉中丞秉仁《題並蒂梅圖詩》。案：秉仁，字子元。

《通鑑集覽》載，王戎圍城時，有糧盡至親屬相瞰。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，語其裔元焯云，朗陵公助餉千金外，復募五十人助守，自食之。當捕雀掘鼠俱窮時，涕泣殺少女以啖士，士食後始知之，益感激，氣十倍。詩云「徘徊中夜星臨曙」，殆借曙後一星寄感與？《黔詩紀略》潘潤民

《解圍後移家沉芷詩》按

孝女叔先雄者，健爲人也。父泥和，永建初爲縣功曹。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，乘船墮湍水物故，屍喪不歸。雄感念怨痛，號泣晝夜，心不圖存，常有自沈之計。所生男女二人，并數歲。雄乃各作囊盛珠環，以繫兒，數爲訣別之辭。家人每防閑之。經百許日，後稍懈。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，遂自投水死。弟賢其夕夢雄告之，卻後六日，當共父同出。至期伺之，果與父相持，浮於江上。郡縣表言，爲雄立碑，圖象其形也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

江陽郡下：符縣，郡東二百里。元鼎二年置治安樂水會，東接巴蜀當衍。樂城句絕。南水當衍。通平夷營縣。永建元年十二月，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蜀當衍。守，過成瑞灘死。子賢求喪不得。女絡，年二十五，洒分金珠，作二錦囊，繫兒頭下。至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女絡乃乘小船，至父沒所，哀哭自沉。見夢告賢曰「至二十一日，與父尸俱出。」至日，父子浮出。縣言郡，太守蕭登高之，上尚書，遣戶曹掾爲之立碑。人爲語曰：「符有先絡，犍道張帛。」求其夫，天下無有其偶者矣。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

黎庶昌《漢孝女先絡碑》：

先緒者，符人也。漢永建元年十二月，父尼和爲縣長趙祉拜檄謁巴郡太守，過成瑞灘溺死，求屍不得。緒年二十五，有子女二人，爲作錦囊分金珠繫頸下，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，乃乘船至父沒所自沉。即夕見夢于其弟賢，告曰：後六日當與父屍俱出。至日，果父子浮出，郡縣異之，表尚書，遣戶曹掾爲之立碑，以旌誠孝。人爲語曰：符有先緒，轍道張帛。求其人，天下無有其偶者矣。事具《華陽國志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水經注》，獨戶曹碑久軼不傳。越千七百六十有三年，郡人黎庶昌撰先緒爲《黔故》首，以其行絕特不世出，不宜聽黯黹，輒依度尚吊曹娥事，別立石刻之。仁懷，漢健爲符故治，安樂水會。其辭曰：

符女先緒，令善猗儺，天桃之子，宜室宜家。順元永建，有父尼和，拜檄上謁，郡將於巴，遇灘而隕，腹葬魚蝦。女心菀結，又可奈何，誓求父死，泛逐洪波。六日兆夢，負屍江沱。嶢然不滓，翩翩懷沙。蛟龍所畏，鬼神所嘉，繫彼孝女，婉如舜華。朝榮夕悴，萬口咨嗟，哀感行路，女心則那。父一而已，匪恤其佗，楚纍被放，自沉汨羅。城崩野哭，杞婦不髻，轍道張帛，上虞曹娥。視彼孝女，孰爲其多。滔滔江流，萬折而東，一往不復，身則與同。抗此貞厲，以矯世風。

亂曰：湍流悍瀨，駭可噫兮。窈窕麗質，棄如遺兮。魂靈揚波，永抽思兮。精貫金石，耀坤維兮。健牂之寶，名馥菲兮。千載未沫，紛葳蕤兮。江水可枯，石不夷兮。大清光緒十四年，歲在箸雍困敦，月在孟陬，日在丙寅。《拙尊園叢稿》

莫友芝《黔詩記略》云：赤水出雲南鎮雄，經貴州畢節、四川永寧、貴州黔西、仁懷，至四川合江縣，入於江。《漢書·地理志·

健爲：南廣，又有大涉水，北至符入江，過郡三，行八百四十里，即此水也。其將入江，又名鰭部水，又名安樂水。《水經·江水篇》：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，鰭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。今仁懷縣有高洞河，出仁懷、碁江之間，至高洞以下，土人謂之鰭水。產鰭魚。下至仁懷廳三江嘴，與赤水合數里即入江也。《水經注》云：符縣治安樂水會水源，南通平夷郡營縣，北逕安樂縣界之東，又逕符縣北入江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安樂溪水從牂牁生僚界來合汶江。漢晉符、安樂，當今仁懷、合江間，安樂水，即謂赤水也。

庶昌又按：《讀史方輿記要》：廢符縣：在今合江縣南，漢置縣於此。《水經注》：漢建元六年，以唐蒙爲中郎將，從萬人出巴符關，即此。元鼎三年始置符縣。後周時置合江縣於今治。據此，則漢之符縣治，正當今赤水河將入江處，《水經注》所以云：治安樂水會也。安樂之名，實祇高洞河會赤水以下之稱。若《寰宇記》以安樂溪水統括赤水河，亦非事實。

《題黃宗道播州楊氏女圖》：長頭髮垂玄雲，矯矯馬首雙手分。雕弓寶刀左右挾，欲領鐵騎趨昆侖。前關濤涌如環墻，後砦百溜奔溪篁。群蠻簇脣爭叫囂，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。旋如長蛇轉空洞，快若俊鶻凌風飄。還家膏沐帶簪珥，父母見之眼垂淚。君不見木蘭女兒著金鎧，年少從之顏不改。一朝脫役歸故鄉，樂府相傳至今在。袁桷《清容集》

復在普定買妾楊氏，年十七。復死，視殮畢，沐浴更衣自經死，封貞烈淑人。《明史·吳復傳》

鎮寧州楊氏女，十二營長官司婢人。洪武中，安陸侯吳復聞其賢，娶之。未幾復卒，楊哀痛切，至明日於靈几後自縊死。事聞，贈貞烈淑人，仍於父家旌表其門。《明一統志》

蔡夫人，佚其名，畢節指揮林晟母也。夫沒而寡居，有志行。教子有法，且嫻於軍律。晟幼而襲職，未諳營伍之制，蔡夫人常乘輿循視軍旗而賞罰之。衛中諸管事指揮皆欽蔡夫人，莫敢以幼視晟。軍政少暇，又教晟以詩文。正統十四年七月，叛苗相率攻赤水城，四川都指揮張祥

以兵援之，與苗戰，不克而死，畢節震懼。時官軍皆調征平越，晟亦守備貴陽。城中空虛，惟餘軍數百及居民、客戶而已。蔡夫人乃率僮僕、簡壯士、料軍實、聚糗糧、補城郭，爲守禦計。畢節人素知蔡夫人之才武，皆鼓舞歡躍爲盡力。俄而，水西叛苗普奴率衆薄城下，蔡夫人登城拒守，調度有方，指揮無不如意。壯士常夜出擊賊，輒有斬獲，賊中驚動，圍三月，賊不勝城中之擾，乃潰而去。蔡夫人率衆躡之，多所傷殪，賊遂大潰，城卒賴以全。時人稱爲「女將軍」云。晟明於軍政，且好讀書下士，有「儒將」之目。曾爲掌印指揮，尋守備貴陽。後以子某有罪，罷官家居。既罷，不復關情政事，惟以詩酒自娛，所著有《墨莊集》。人稱其達事。具《畢節志》及《林氏譜》。舊志書之「列女」，今從《明史》秦良玉之例，升之列傳云。《大定府志》

天啓壬戌，水西賊安邦彥叛，陷普安州城，有同姓姊妹歸蔣及邵者，同被執，同赴火死。一時稱爲「火裏雙蓮」，賦四韻紀之。《劉山松妻吳氏詩序》。詩按：普安吳氏二女歸同州蔣橋、邵以嵩。城陷時，橋全家被執，賊捶橋垂死，橋妻請以身代，不許，且以刃脅之。橋妻乃給賊，遙指火光中曰：「吾所藏甚富，當爲君發。」橋得釋。妻乃引賊至其地。以嵩妻亦適掠至，與橋妻同躍入火中，自焚死。巡按馮晉卿乃爲「二吳請旌」。《黔詩紀略》

周參將正妻汪氏：郡人。幼通經史，能詩。夫正萬曆戊午科武舉，歷功任直隸遵化參將，汪偕之任。崇禎己巳，大兵入大安口，正戰死之。汪聞變，灑血作《雉經歌》八章，偕其姑及夫妹若嫂投繯自盡，闔室俱焚。事聞，封墓贈祭。按：正功績不詳。據劉時俊《渝城功罪紀略》：俊使將官周鎮此名作鎮，與通志同。按高巖山崇禎四年題名碑，作正，舊府志亦然，今從之。傳諭石永高，永高遣其

親信土目欒富出降，亦有意殺樊龍矣。知天啓二年復重慶，正亦與有功者。正父世祿，萬曆丙午武舉，官至總兵。劉綎上兵部揭子調兵出關應援言：世祿現任守備，管黎雅遊擊事。係職舊役，曾任遼陽大凌河備禦，亦知敵情。職建南班師時，曾以精兵黑老虎、阿眷等三百人付彼。可調此應用，再令帶蠻裝軍兵數百及泥頭一帶東元等歸順夷兵選三五百，並精選部下兵壯一二千或三千，命大河指揮李日明星夜押來，云云。可見正父子致身遼左，世篤忠勤，而全家殉難，其事尤烈。劉綎稱世祿惡動喜靜，想其平日講訓節義，奴僕俱嫻，儼然儒將風矣。氏詩雖不多著，即此八歌，不已爭光日月歟！

《雉經歌》：有君有君真聖明，曰堯曰舜非虛聲。天之方蹶衆泄泄，不陳利害羶功名。諱自諱兮汰自汰，一朝戎馬悲空城。嗚呼周郎兮敢浪戰，欲安社稷輕其生。可憐熱血膏原野，願叩我皇鑒此誠。

有姑有姑蚤孤孀，老喜有子登廟廊。十年膝下一相見，倏驚禍變成參商。倚閭滴盡望兒淚，誰共雞鳴問北堂。嗚呼周郎兮子職傷，方陳桴鼓已先亡。白頭青鬢頓今古，飲恨重泉爲大綱。

有父有父七十餘，課兒勤讀壺儀書。綠窗難嫁囊如洗，自甘彈鋏食無魚。傳家清白惟忠孝，狗走雞飛原婦道。嗚呼周郎兮事可傷，執殳先驅委東牀。養女一生此長別，終天之恨魂茫茫。

有母有母病且沈，眼中骨肉斷我心。幾回哽咽不能語，滿耳悲笳漏轉深。只緣素受閨中訓，一寸貞腸等石金。嗚呼周郎兮大命臨，誰問湯藥誰衣衾。榻前步步數逡巡，四顧悠悠夢裏尋。

有兄有兄望眼枯，鵲鴿聲斷雁行疏。空懷壯略休嫌臂，請看塞翁失馬圖。我生志作洗家婦，否則當年曹大姑。嗚呼周郎兮腦已塗，妹今永別從黃墟。勉思菽水承歡事，養女終須嫁丈夫。

有嫂有嫂淑且賢，暮暮朝朝十八年。女紅纖紉持家計，荆布蘋蘩儉克先。曾許歸寧今未得，遽驚陸地浪滔天。嗚呼周郎兮戰不還，妹有死所非所憐。初七下九莫重憶，他生還結此生緣。

有夫有夫婦所天，天不天兮訝斷絃。漆室之女尚憂魯，杞梁之妻淚何乾。大凌水邊血已碧，龍虎軍前肉未寒。嗚呼周郎兮方少年，蓋忠自許在生前。萬古倫常須共肩，頃刻相從到九泉。

有子有子纔兩月，眼動眉舒口欲說。未向閭羅問歲華，遭逢不偶地天裂。忍將肝膽摘西東，完得母恩失婦節。嗚呼周郎兮嗣已艱，僅此一脈望周全。丁寧不盡兒休哭，頃刻牀頭起暮煙。《播雅》

迎恩橋烈女，定番人，不知其姓氏。年二十，有殊色，身弱不勝衣，外娉婷而內實剛介也。

賊陷城，女潛逃。翼日賊遍緝原野，賊守備王姓者得女於東關義冢間，手攬女襟。女怒曰：「汝汙吾襟乎！」女裂襟擲之，心決於死，恨無所。王纏至迎恩橋，問曰：「汝有家否？」女曰：「有。」問：「汝有姓否？」女曰：「無姓。」王曰：「汝無家，予即汝家也。」女曰：「汝有汝之家，吾有吾之家。」王曰：「城破矣，汝何家？」女曰：「家在吾心，汝斷吾頭。」噴而叱之。王心憐之，虛爲刃狀，女即跨欄躍水，王即斂刃，手掖之。女大罵曰：「汝無禮，以手汙吾身！」遂觸橋欄死，血流滿面，少刻氣絕，王亦涕泣而去。越三日，群蟻負土高尺許，長幾丈掩之。過之者馥馥有香氣。此丁亥二月十三日事。順治十五年，旱甚。旁村耕夫誤掘墳土壅水，歸家即面熱病卧，至烈女墓前酬以雞酒，還其墓土，乃瘳。後牛馬或踐之，旋踐旋復，人以爲異，遂咸稱爲烈女墓云。《貴陽府志》

莫友芝《濛水迎恩橋烈女墳祠記》：

咸豐五年秋，余自遵義將返都勻，道梗留會城且兼旬。八月壬寅，荔波解餉官約南取青崖道，貿然從之。計明日當宿甲浪，中途舁人憊，歧止定番，乃獲經其城北烈女橋所謂蟻墳者，徘徊祠下久之。嗚呼！烈女之死，垂二百年，豈欲有明於後，故舛余行，俾親履遺蹤以取證邪？

按：烈女蓋定番州人，順治四年春，流賊孫可旺陷貴陽，遣其黨艾能奇攻定番，二月十二日屠其城。明日賊目獲烈女於東關叢冢間，攬其襟，女怒曰：「是污吾襟矣！」裂而走，賊尾至迎恩橋，詰氏里，不應，且謬慰其無家。女曰：「家在吾心，汝斷吾頭。」噴而叱之。賊陽刃加

頸，詈益甚亟，衆擁以行。烈女跳身投濛水不得，憤觸石闌，腦裂死。越三日，群蟻銜土覆其屍，如馬鬣然。馥馥有香氣，後州人謀徙葬，少去其土，蟻輒益之。耕人誤掇其土，輒病，還之即瘳。牛馬踐傷，旋復完，遂稱迎恩橋爲烈女橋云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州守者以《省志》失載，疑誕。復議徙墳廣橋，功甫半，明日蟻封如故。乃石爲墳牆界，墳於橋右，而左通行。於橋北建烈女祠，掘地得銅鼓，遂懸祠中以樂歲時，疾疫水旱，禱之亦往往應焉。

方流賊入黔，自省會避亂定番者數千家，自他州縣往者稱是城既陷，百無一生。於是深閨弱息潔身飲白刃、蹈水火萬計，可知者顧人龍妻李、張承祖妻吳二人耳。

嗚呼！何不幸也！蟻子何知？乃能舐蠶感召，保閱二百年之朽骨，巋然中橋，聳動人耳目，將毋殉城萬計貞烈之魂，憤其沙蟲同盡，故陰假群蟻以表異此女子，使過斯地者，緬想一時被禍之慘，藉以牽連感愴於無窮邪！不然。烈女銛銛而死。且不欲留族姓。而區區弄蟻子狡獪獨何爲哉！逆旅不寐。爲論次其略。更製《享神之詩》留祀者歌，其詞曰：

擊銅鼓兮聳聳，聳碧橋兮春江。靈之旂兮旖旎，擁芝蓋兮百花裏。靈不來兮何思，對百花兮心悲。撫遺蹤兮匪遙，悵神光兮合離。茨梨酒兮盈尊，雲子飯兮馥芬。神庶幾兮醉飽，福鄉之人兮無大無小。土蹈義兮女含貞，除疵癘兮永不生。長有秋兮歲復歲，肅薦享兮千萬禩。燭穗颺兮燧斑，颯風馭兮欲還。雲陰陰兮極浦，珠霏霏兮四山雨。濛之水兮清無渾，賊兮蟻兮，誰

怨誰恩？靈之歸兮奈何許，鬱青冢兮浩終古。《邵亭遺文》

貞烈女李楊氏者，安莊楊順之女，已故儒生李發秀之聘室也，女許字儒生李發秀，李生甫納采，年將弱冠，不祿生之。父李應澤訃聞於楊，楊之所居名雨窩橋，相距十餘里。女方齡年十六耳，聞訃後，悲號不勝，絕水漿者三日。嫂氏慰之曰：「姑何痛之深也。姑未適李門，猶楊氏女耳。譬良禽擇木棲，翁姑相攸，更託高枝矣。」女哽噎曰：「嫂乎是何言？女不知書，烈女不二夫，亦嘗聞之矣。嫂謂我何如人耶！」越翌日，女晨妝，潛取李氏聘飾藏諸懷，攜其女弟嬉遊。父兄與嫂亦謂小女子何知，俱置之矣。女之門固瀕河，村外多植桃李，時桃方熟，女謂女弟曰：「盍同予往，取以啖汝。」及河，女取其聘飾付女弟曰：「母回家，汝以付母，謂毋念我也。」蓋其母唁李未歸，女固云然。其女弟幼弱，不知所謂，而女已投身河瀕矣。父兄聞變，與附鄰求其尸，溯洄沿流上下，三日無見也。訃於李，李之父母更益慘傷。發秀之姐聞其異，曰：「尸之不獲，其有故乎？」具瓣香與米，臨河而禱曰：「妹乎！汝爲吾弟死，汝即李氏鬼矣。生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，其此意乎！我女姑姊也，死如有知，尸隨米而起矣。」米三下，尸逐波而起，顏面如生，共相駭異。二家父母皆極願樸，不能上其異於所司，俾女之烈沾夫國典，棹楔表揚。張生蘭清，發秀之硯友也。傷同志之不終天年，懼烈女卓節之泯沒也，丐僕紀其顛末。僕固不文，無以發其幽光。備載其實，使有志於風化之君子，或作爲詩歌，或著之論讚，庶幾彤管流輝，而烈女之行亦彰彰千古歟！

玉粒子曰：芝草無根，醴泉無源。天植其性，何擇人焉。如烈女者，性之所至，視死如歸，非必其聞見濡染之使然也。彼世有昂藏丈夫，誦法先王而含垢忍恥，蒙面偷生者，視烈女之行，其亦置身何地哉！

金鼎梅《貞烈女李楊氏傳》

王天真，貴筑人，都勻教諭、河南知縣曹夢麟之母。研精《易》理，得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遂旨，析其分合，著爲《序卦說》。其詞云：

「八卦相錯，乾君坤藏，《河圖》卦象也。帝出乎震，物成乎艮，《洛書》卦象也。河卦象摩，洛卦象盪。摩陰來陽往，陽來陰往，如物摩物隱顯然；盪陰上陽下，陽上陰下，如水盪物低昂然。三畫不盡相摩，故曰剛柔相摩；一畫不顯相盪，故曰八卦相盪。摩盪共三十六卦，上經十八卦，乾、坤、頤、大過、坎、離相摩，餘卦摩中有盪；下經十八卦，咸、恒、既、未相盪，中孚、小過相摩，餘卦盪中有摩。《河圖》乾上坤下，坎、離居中，故首乾、坤，終坎、離；中分陰陽，陽實涵坎而始震，故屯、蒙；陽始坎而全於乾，故需、訟；坎陽涵坤中，故師、比；坤中涵坎陽，則乾交坤，上下爲巽、兌，故小畜、履；坎陽涵坤中，則離陰涵乾中，故同人、大有；乾中涵離陰，則坤交乾，上下爲艮、震，故謙、豫；而中則乾、坤交也，故泰、否；否、泰盪於中，而有摩象；師、比、同人、大有、小畜、履、謙、豫摩於外，而有盪象；乾、坤爲巽、兌、艮、震，故隨、蠱繼之；巽、兌、艮、震亦交於乾、坤也，故臨、觀、無妄、大畜；坎、震始於上，則離、震藏於中，離之陽即坎之陽，合一陽始於地中也，故噬嗑、賁、剝、復、列臨、觀、無妄、大畜之中；屯、需尊陽也，噬嗑、剝

特陽也；乾之所以首坤，坤之所以育乾也；艮、震即坤之兌，巽、離即乾之坎，故頤、大過；乾、坤即坎、離之中，坎、離即乾、坤之中也。《洛圖》兌在上，震在下，人正始於天正也，陽宰於震元而生於兌中者也，所以先咸而恒也。陽數左，乾起而震止，陰中離、坤；陰數右，外巽、兌、離，陽中坎、艮，皆震、兌相盪之數也，故遯、晉、家人、蹇、夬；兌艮咸，則艮兌損，此與咸、恒相摩者也。陽氣左由兌至乾至坎，右由兌至坤至離，兌之初即震之中，震之一即兌之二也，故夬、萃、困、革如是；時震、艮、巽、兌相盪而內相互，故兌、震中有漸、歸妹；震與離、坎與兌相交四正，故豐、渙；遯與萃、家人與蹇、豐與渙皆相摩，損、漸自相摩，夬、萃、困、革半相摩；震、巽、艮、兌相摩相盪，其自盪中孚、小過，即坎、離摩象也；坎、離之相交，即既、未之盪象也。況孚六十四卦，乾、坤中爻者八卦，剝、復、夬、姤、頤、大過中爻者各八卦，而二十四卦中爻皆乾、坤；既、未中爻者八卦，蹇、解、漸、歸妹、家人、睽中爻者各八卦，而二十四卦中爻皆既、未，《易》所以始乾、坤終既、未也。上經列中爻乾、坤者八卦，而頤、大過、乾、坤摩之交也；以坎、離列於上，六卦互於下，而剝、復、夬、姤中爻者分互上下。下經列中爻既、未者八卦，而漸、歸妹、既、未盪之交也；以萃、升列於下，六卦互於上，而睽、家人、蹇、解中爻者均分上下。於是上、下經各十八卦者亦合，要皆不離乎《河洛圖》卦象之理氣數以爲序也。」天真所言深協《易》序，爲儒碩所難言，亦奇才也。《貴陽府志》

許秀貞，字芝仙，貴筑人，稅課大使廷瑤女，外委胡鳳翔妻，工詩畫。《春陰》云：「忍寒人